北史/卷0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北史
卷六

齊本紀上第六

► 卷七

高祖神武帝 世宗文襄帝

高祖神武帝

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，諱歡，字賀六渾，勃海蓨人也。六世祖隱，晉玄菟太守。隱生慶，慶生泰，泰生湖，三世仕慕容氏。及慕容寶敗，國亂。湖率眾歸魏，為右將軍。湖生四子。第三子謐，仕魏，位至侍御史，坐法徙居懷朔鎮。謐生皇考樹生，性通率，不事家業。住居白道南，數有赤光紫氣之異。鄰人以為怪，勸徙居以避之。皇考曰：「安知非吉？」居之自若。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，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。

神武既累世北邊，故習其俗，遂同鮮卑。長而深沈有大度，輕財重士，為豪俠所宗。目有精光，長頭高權，齒白如玉，少有人傑表。家貧，及娉武明皇后，始有馬，得給鎮為隊主。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，謂曰：「君有康濟才，終不徒然。」便以子孫為托。及貴，追贈長司空，擢其子寧而用之。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。嘗乘驛過建興，雲務書晦，雷聲隨之，半日乃絕，若有神應者。每行道路，往來無風塵之色。又嘗夢履眾星而行，覺而內喜。為函使六年，每至洛陽，給令史麻祥使。祥嘗以肉啖神武。神武性不立食，坐而進之。祥以為慢己，笞神武四十。

及自洛陽還，傾產以結客。親故怪問之，答曰：「吾至洛陽，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，朝廷懼其亂而不問，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財物豈可常守邪？」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、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。懷朔戶曹史孫騰、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。劉貴嘗得一白鷹，與神武及尉景、蔡俊、子如、賈顯智等獵於沃野。見一赤兔，每搏輒逸，遂至迴澤。澤中有茅屋，將奔入，有狗自屋中出噬之，鷹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鳴鏑射之，狗斃。屋中乃有二人出，持神武襟甚急。其母兩目盲，曳杖，呵其二子，曰：「何故觸大家！」出甕中酒，烹羊以待客。因自言善暗相，遍捫諸人，言皆貴，而指麾俱由神武。又曰：「子如歷位顯，智不善終。」飲竟，出行數里，還更訪之。則本無人居，乃向非人也。由是諸人益加敬異。

孝昌元年，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，神武乃與同志從之。醜其行事，私與尉景、段榮、蔡俊圖之，不果而逃，為其騎所追。文襄及魏永熙後皆幼，武明後於牛上抱負之。文襄屢落牛，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，後呼榮求救，賴榮透下取之以免。遂奔葛榮，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。先是劉貴事榮，盛言神武美，至是始得見。以憔悴故，未之奇也。貴乃為神武更衣，復求見焉。因隨榮之廄，廄有惡馬，榮命剪之，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，竟不蹄嚙。已而起曰：「禦惡人亦如此馬矣。」榮遂坐神武於床下，屏左右而訪時事。神武曰：「聞公有馬十二谷，色別為群，將此竟何用也？」榮曰：「但言爾意。」神武曰：「方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亂，孽寵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時奮發，討鄭儼、徐紇而清帝側，霸業可舉鞭而成。此賀六渾之意也。」榮大悅，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。自是每參軍謀。

後從榮徙據并州，抵揚州邑人龐蒼鷹，止圍焦中。每從外歸，主人遙聞行響動地。蒼鷹母數見圍焦，上赤氣赫然屬天。又蒼鷹嘗夜欲入，有青衣人拔刀叱曰：「何故觸王？」言訖不見。始以為異，密覘之。唯見赤蛇蟠床上，乃益驚異。因殺牛分肉，厚以相奉。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。及得志，以其宅為第，號為南宅。雖門巷開廣，堂宇崇麗，其本所住圍焦，以石堊塗之，留而不毀。至文宣時，遂為宮。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。於時魏明帝銜鄭儼、徐紇，逼靈太后。未敢制，私使榮舉兵內向。榮以神武為前鋒。至上黨，明帝又私詔停之。及帝暴崩，榮遂入洛。因將篡位，神武諫恐不聽，請鑄像卜之。鑄不成，乃止。孝莊帝立，以定策勛，封銅鞮伯。及爾朱榮擊葛榮，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。後與行臺於暉破羊侃於太山。尋與元天穆破邢杲於濟南。累遷第三鎮人酋長。嘗在榮帳內，榮嘗問左右曰：「一日無我，誰可主軍？」皆稱爾朱兆。榮曰：「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。堪代我主眾者，唯賀六渾耳。」因誡兆曰：「爾非其匹，終當為其子穿鼻。」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。於是大聚斂，因劉貴貨榮下要人，盡得其意。時州庫角無

故自鳴，神武異之，無幾而孝莊誅榮。

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，召神武。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、汾胡欲反，不可委去，兆恨焉。騰復命，神武曰：「兆舉兵犯上，此大賊也，吾不能久事之。」自是始有圖兆計。及兆入洛，執莊帝以北，神武聞之大驚。又使孫騰偽賀兆，因密覘孝莊所在，將劫以舉義，不果。乃以書喻之，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。兆不納，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。改元建明，封神武為平陽郡公。及費也頭紇豆陵步籓入秀容，逼晉陽，兆征神武。神武將往，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。神武乃往逗留，辭以河無橋，不得渡。步籓軍盛，敗走。初，孝莊之誅爾朱榮，知其黨必有逆謀，乃密敕步籓，令襲其後。步籓既敗兆等，以兵勢日盛，兆又請救於神武。神武內圖兆，復慮步籓後之難除，乃與兆悉力破之，籓死。深德神武，誓為兄弟。

時世隆、度律、彥伯共執朝政，天光據關右，兆據并州。仲遠據東郡，各擁兵為暴，天下苦之。葛榮眾流入並、肆者二十餘萬，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。大小二十六反，誅夷者半，猶草竊不止。兆患之，問計於神武。神武曰：「六鎮反殘，不可盡殺，宜選王素腹心者，私使統焉。若有犯者，罪其帥，則所罪者寡。」兆曰：「善！誰可行也？」賀拔允時在坐，請神武。神武拳毆之，折其一齒，曰：「生平天柱時，奴輩伏處分如鷹犬。今日天下安置在王，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，請殺之。」兆以神武為誠，遂以委焉。神武以兆醉，恐醒後或致疑貳，遂出，宣言：「受委統州鎮兵，可集汾東受令。」乃建牙陽曲川，陳部分。有款軍門者，絳巾袍，自稱梗楊驛子，願廁左右。訪之，則以力聞，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，乃署為親信。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，於是莫不皆至。居無何，又使劉貴請兆，以並、肆頻歲霜旱，降戶掘黃鼠而食之，皆面無谷色，徒汙人國土，請令就食山東，待溫飽而處分之。兆從其議。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：「不可，今四方擾擾，人懷異望，況高公雄略，又握大兵，將不可為。」兆曰：「香火重誓，何所慮邪？」紹宗曰：「親兄弟尚難信，何論香火！」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，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，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。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。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，馬三百匹，盡奪易之。兆聞，乃釋紹宗而問焉。紹宗曰：「猶掌握中物也。」於是自追神武，至襄垣。會漳水暴長，橋壞。神武隔水拜曰：「所以借公主馬，非有他故，備山東盜耳。王受公主言，自來賜追，今渡河而死，不辭，此眾便叛。」兆自陳無此意，因輕馬渡，與神武坐幕下，陳謝，遂授刀引頭，使神武斫己。神武大哭，曰：「自天柱薨背，賀六渾更何所仰！願大家千萬歲，以申力用。今旁人構間至此，大家何忍復出此言？」兆投刀於地，遂刑白馬而盟，誓為兄弟，留宿夜飲。尉景伏壯士欲執兆，神武嚙臂止之，曰：「今殺之，其黨必奔歸聚結。兵饑馬瘦，不可相支。若英雄屈起，則為害滋甚。不如且

置之。兆雖勁捷，而凶狡無謀，不足圖也。」旦日，兆歸營，又召神武。神武將上馬詣之，孫騰牽衣乃止。隔水肆罵，馳還晉陽。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。神武偽與之善，觀其佩刀，因取之以殺其從者，盡散。於是士眾咸悅，倍願附從。

初，魏真君中，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，雲在壺關大王山。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。累石為三封，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。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，神武實居之。及是行，舍大王山，六旬而進。將出滏口，倍加約束，纖毫之物，不聽侵犯。將過麥地，神武輒步牽馬。遠近聞之，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，益歸心焉。遂前行屯鄴北，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，誕不供。有軍營租米，神武自取之。

魏晉泰元年二月，神武軍次信都，高幹、封隆之開門以待，遂據冀州。是月，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，欲羈縻神武。三月，乃白節閔帝，封神武為勃海王，征使入覲，神武辭。四月癸巳，又加授東道大行臺、第一鎮人酋長。龐蒼鷹自太原來奔，神武以為行臺郎，尋以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向山東，養士繕甲。禁兵侵掠，百姓歸心。乃詐為書，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，眾皆愁。又為并州符，征兵討步落稽，發萬人將遣之。孫騰、尉景偽請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神武親送之郊，雪涕執別。人號慟，哭聲動地。神武乃喻之，曰：「與爾俱失鄉客，義同一家，不意在上乃爾徵召！直向西已當死，後軍期又當死，配國人又當死，奈何？」眾曰：「唯有反耳！」神武曰：「反是急計，須推一人為主。」眾願奉神武。神武曰：「爾鄉里難制，不見葛榮乎？雖百萬眾，無刑法，終自灰滅。今以吾為主，當與前異。不得欺漢兒，不得犯軍令，生死任吾，則可。不爾，不能為取笑天下。」眾皆頓顙，死生唯命。神武曰：「若不得已，明日，椎牛饗士，喻以討爾朱兆之意。」封隆之進曰：「千載一時，普天幸甚。」神武曰：「討賊，大順也。拯時，大業也。吾雖不武，以死繼之，何敢讓焉。」

六月庚子，建義於信都，尚未顯背爾朱氏。及李元忠與高幹平殷州，斬爾朱羽生首來謁，神武撫膺曰：「今日反決矣！」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。是時，兵威既振，乃抗表罪狀爾朱氏。世隆等秘表不通。八月，爾朱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來奔。孫騰以為朝廷隔絕，不權立天子，則眾望無所系。十月壬寅，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，年號中興，是為廢帝。時度律、仲遠軍次晉陽，爾朱兆會之。神武用竇泰策，縱反間。度律、仲遠不戰而還，神武乃敗兆於廣阿。十一月，攻鄴。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。神武起土山，為地道，往往建大柱，一時焚之，城陷入地。麻祥時為湯陰令，神武呼之曰麻都，祥慚而逃。

永熙元年正月壬午，拔鄴城，據之。廢帝進神武大丞相、柱國大將軍、太師。是時，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、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，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。閏三月，爾朱天光自長安，兆自并州，度律自洛陽，仲遠自東郡，同會鄴。眾號二十萬，挾洹水而軍。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，總督焉。神武令封隆之守鄴，自出頓紫陌。時馬不滿二千，步兵不至三萬，眾寡不敵。乃於韓陵為圓陣，連牛驢以塞歸道。於是將士皆為死誌，四面赴擊之。爾朱兆責神武以背己。神武曰：「本戮力者，共輔王室，今帝何在？」兆曰：「永安枉害天柱，我報仇耳。」神武曰：「我昔日親聞天柱計，汝在戶前立，豈得言不反邪？且以君殺臣，何報之有？今日義絕矣。」乃合戰，大敗之。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此。」將輕走，紹宗反旗鳴角，收聚散卒，成軍容而西上。高季式以七騎追奔，度野馬崗，與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見，哭曰：「喪吾弟矣！」夜久，季式還，血滿袖。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。初，普泰元年十月，歲星、熒惑、鎮星、太白聚於觜、參，色甚明。太史占雲，當有王者興。是時，神武起於信都，至是而破兆等。四月，斛斯椿執天光、度律以送洛陽。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、張歡入洛陽。執世隆、彥伯斬之。兆奔并州，仲遠奔梁州，遂死焉。時凶蠹既除，朝廷慶悅。初，未戰之前月，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逾城至一大將軍前，敕紹為軍導向鄴，雲佐受命者除殘賊。紹回視之，兵不測，整疾無聲。將至鄴，乃放焉。及戰之日，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，蓋神助也。

既而神武至洛陽，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。孝武既即位，授神武大丞相、天柱大將軍、太師，世襲定州刺史，增封並前十五萬戶。神武辭天柱，減戶五萬。壬辰，還鄴，魏帝餞於幹脯山，執手而別。七月壬寅，神武帥師北伐爾朱兆。封隆之言，侍中斛斯椿、賀拔勝、賈顯智等往事爾朱，普皆反噬。今在京師寵任，必構禍隙。神武深以為然。乃歸天光、度律於京師，斬之。遂自滏口入。爾朱兆大掠晉陽，北保秀容，并州平。神武以晉陽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。爾朱兆既至秀容，分兵守險，出入寇抄。神武揚聲討之，師出止者數四，兆意怠。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，遣竇泰以精騎馳之。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神武以大軍繼之。

二年正月，竇泰奄至爾朱兆庭。軍人因宴休惰，忽見泰軍，驚走。追破之於赤洪嶺。兆自縊。神武親臨，厚葬之。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余眾自保烏突城。降，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。神武之入洛也，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、張子期自滑臺歸命。神武以其助亂，且數反覆，皆斬之。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，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、魏光祿、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。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，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嶽。初，孝明之時，洛下以兩拔相擊，謠言：「銅拔打鐵拔，元家世將末」。好事者以二拔謂拓

拔、賀拔，言俱將衰敗之兆。

時司空高幹密啟神武，言魏帝之貳。神武封呈，魏帝殺之。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，令殺其弟昂。昂先聞其兄死，以槊刺柱，伏壯士執紹業於路。得敕書於袍領，遂來奔。神武抱其首哭曰：「天子枉害司空。」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。時幹次弟慎在光州，為政嚴猛，又縱部下取納，魏帝使代之。慎聞難，將奔梁。其屬曰：「公家勛重，必不兄弟相反。」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。逢使者，亦來奔。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。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，自魏朝多事，皆叛。神武遣使招納，便附款。先是，詔以寇賊平，罷行臺。至是以殊俗歸降，復授神武大行臺，隨機處分。神武賚其粟帛，議者以為徒費無益。神武不從。撫慰如初。其酋帥吐陳等感恩，皆從指麾。救曹泥，取万俟受洛幹，大收其用。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，恃險擁眾。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。

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，滅之，遷其部落於河東。二月，永寧寺九層浮屠災。既而人有從東萊至，雲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，俄而霧起，乃滅。說者以為天意。若曰：「永寧見災，魏不寧矣。飛入東海，勃海應矣。」魏帝既有異圖，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，隆之喪妻，魏帝欲妻以從妹。騰亦未之信，心害隆之，泄其言於斛斯椿，椿以白魏帝。又孫騰帶仗入省，擅殺御史，並亡來奔，稱魏帝撾舍人梁績於前。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，謂騰曰：「語爾高王，元家兒拳正如此。」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。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，分置督將及河南、關西諸刺史。華山王鷙在徐州，神武使邸珍奪其管龠。建州刺史韓賢、濟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義，魏帝忌之。故省建州以去賢，使御史中尉綦俊察俊罪，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，俊拒之。魏帝逾怒。

五月，下詔，雲將征句吳，發河南諸州兵，增宿衛，守河橋。六月丁巳，密詔神武曰：「宇文黑獺自平破秦、隴，多求非分，脫有變非常，事資經略。但表啟未全背戾，進討事涉匆匆。遂召群臣，議其可否。僉言假稱南伐，內外戒嚴。一則防黑獺不虞，二則可威吳楚。」時魏帝將伐神武。神武部署將帥，慮疑，故有此詔。神武乃表曰：「荊州綰接蠻左，密邇畿服。關隴恃遠，將有逆圖。臣今潛勒兵馬三萬，擬從河東而渡。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幹、瀛州刺史郭瓊、汾州刺史斛律金、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，從其來違津渡。遣領軍將軍婁昭、相州刺史竇泰、前瀛州刺史堯雄、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，以討荊州。遣冀州刺史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濟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封隆之，擬山東兵七萬，突騎五萬，以征江左。皆約勒所部，伏聽處分。」魏帝知覺其變，乃出

神武表，命群官議之，欲止神武諸軍。神武乃集在並僚佐，令其博議。還以表聞，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：「臣為嬖佞所間，陛下一旦賜疑，令猖狂之罪，爾朱時計。臣若不盡誠竭節，敢負陛下，則使身受天殃，子孫殄絕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動，佞臣一二人，願斟量廢出。」辛未，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，以答神武。使舍人溫子升草敕，子升逡巡未敢作。帝據胡床拔劍作色，子升乃為敕曰：

前持心血，遠以示王，深冀彼此共相禮悉。而不良之徒，坐生間貳。近孫騰倉卒向彼，致使聞者疑有異謀。故遣御史中尉綦俊，具申朕懷。今得王啟，言誓懇惻。反覆思之，猶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勞尺刃，坐為天子。所謂生我者父母，貴我者高王。今若無事背王，規相攻討，則使身及子孫。還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實聞此言。近慮宇文為亂，賀拔勝應之。故纂嚴，欲與王俱為聲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觀其所為，更無異跡。賀拔在南，開拓邊境，為國立功，念無可責。君若欲分討，何以為辭？東南不賓，為日已久。先朝已來，置之度外，今天下戶口減半，未宜窮兵極武。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是誰。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聞庫狄幹語王云：「本欲取懦弱者為主，無事立此長君，使其不可駕御。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廢之，更立余者。」如此議論，自是王間勛人，豈出佞臣之口？去歲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孫騰逃走，不罪不送，誰不怪王？騰既為禍始，曾無愧懼。王若事君盡誠，何不斬送二首？王雖啟圖西去，而四道俱進。或欲南度洛陽，或欲東臨江左。言之者猶應自怪，聞之者寧能不疑？王若守誠不貳，晏然居北，在此雖有百萬之眾，終無圖彼之心。王脫信邪棄義，舉旗南指，縱無匹馬只輪，猶欲奮空拳而爭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無知，或謂實可。若為他所圖，則彰朕之惡。假令還為王殺，幽辱齏粉，了無遺恨。何者？王既以德見推，以義見舉，一朝背德舍義，便是過有所歸。本望君臣一體，若合符契，不圖今日，分疏到此！古語云：「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，吾兄射我，泣而道之。」朕既親王，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筆拊膺，不覺歔欷。

初，神武自京師將北，以為洛陽久經喪亂，王氣衰盡，雖有山河之固，土地褊狹，不如鄴，請遷都。魏帝曰：「高祖定鼎河洛，為永永之基。經營制度，至世宗乃畢。王既功在社稷，宜遵太和舊事。」神武奉詔。至是，復謀焉。遣兵千騎鎮建興，益河東及濟州兵，於白溝虜船，不聽向洛，諸州和糴粟，運入鄴城。魏帝又敕神武曰：「王若厭伏人情，杜絕物議，唯有歸河東之兵，罷建興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濟州之軍，令蔡俊受代，使邸珍出徐。止戈散馬，各事家業。脫須糧廩，別遣轉輸。則讒人結舌，疑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京洛，終不舉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指。王若馬首南向，問鼎輕重，朕雖無武，欲止不能。必為社稷宗廟，出萬死之策。決在於王，非朕能定。為山止簣，

相為惜之。」

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，加開府。祥棄官走至河北，據郡待神武。魏帝乃敕文武官，北來者任去留。下詔罪狀神武，為北伐經營。神武亦勒馬宣告曰：「孤遇爾朱擅權，舉大義於四海。奉戴主上，義貫幽明。橫為斛斯椿讒構，以誠節為逆首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誅君側惡人。今者南邁，誅椿而已。」以高昂為前鋒，曰：「若用司空言，豈有今日之舉！」司馬子如答神武曰：「本欲立小者，正為此耳。」魏帝征兵關右。召賀拔勝赴行在所，遣大行臺長孫承業、大都督潁川王斌之、斛斯椿共鎮武牢。汝陽王暹鎮石濟，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，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俊。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，韓賢逆暹。元壽軍降泰。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，顯智陰約降，引軍退。軍司元玄覺之，馳還請益師。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，戰於滑臺東。顯智以軍降，紹死之。

七月，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。神武至河北十餘里，再遣口申誠款，魏帝不報。神武乃引軍度河。魏帝問計於群臣。或雲南依賀拔勝，或云西就關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戰，未決。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，斌之棄椿徑還，紿帝雲神武兵至。即日，魏帝遜於長安。己酉，神武入洛，停於永寧寺。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謂曰：「為臣奉主，匡救危亂。若處不諫爭，出不陪隨，緩則耽寵爭榮，急便竄失，臣節安在！」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、兼尚書左僕射辛雄、兼吏部尚書崔孝芬、都官尚書劉廞、兼度支尚書楊機、散騎常侍元士弼，並殺之，誅其貳也。士弼籍沒家口。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，乃與百僚議。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，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。王稱警蹕，神武醜之。神武尋至弘農，遂西克潼關，執毛洪賓。進軍長城，龍門都督薛崇禮降。神武退舍河東，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，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，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，以薛紹宗為刺史，高昂行豫州事。神武自發晉陽至此，凡四十啟，魏帝皆不答。

九月庚寅，神武還至洛陽。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，又不答。乃集百寮沙門耆老，議所推立。以為自孝昌衰亂，國統中絕，神主靡依，昭穆失序。永安以孝文為伯，永熙遷孝明於夾室，業喪祚短，職此之由。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。議定，白清河王。王曰：「天子無父，苟使兒立，不惜余生。」乃立之，是為孝靜帝。魏於是始分為二。神武以孝武既西，恐逼崤陝，洛陽復在河外，接近梁境，如向晉陽，形勢不能相接。依議遷鄴。護軍祖瑩贊焉。詔下三日，車駕便發，戶四十萬，狼狽就道。神武留洛陽部分，事畢還晉陽。自是軍國政務，皆歸相府。先是童謠曰：「可憐青雀子，飛來鄴城裏。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」好事者竊言，雀子謂魏帝清河王，鸚鵡謂神武也。初，孝昌中，山

胡劉蠡升自稱天子，年號神嘉，居雲陽谷。西土歲被其寇，謂之胡荒。

二年正月，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，神武迎納之。壬戌，神武襲擊劉蠡升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褒詔，以神武為相國，假黃鉞，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神武固辭。三月，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，候其不設備。辛酉，潛師襲之。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。其眾復立其子南海王。神武進擊之，又獲南海王，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、公卿已下四百餘人，胡、魏五萬戶。壬申，神武朝於鄴。四月，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以州、郡、縣官多乖法，請出使問人疾苦。

三年正月甲子，神武帥庫狄幹等萬騎襲西魏夏州。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，縛槊為梯，夜入其城，擒其刺史費也頭賀拔俄彌突，因而用之。留都督張瓊以鎮守，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。西魏靈州刺史曹泥，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，遣使請內屬。周文圍泥，水灌其城，不沒者四尺。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，徑度靈州，繞出西軍後，獲馬五十匹，西師乃退。神武率騎迎泥、豐生，拔其遺戶五千以歸，復泥官爵。魏帝詔加神武九錫，固讓，乃止。二月，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，神武以眾應之。六月甲午，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幹、豳州刺史叱干寶樂、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，擁部來降。八月丁亥，神武請均鬥尺，班於天下。九月辛亥，汾州胡王迢觸、曹貳龍聚眾反。署立百官，年號平都，神武討平之。十二月丁丑，神武自晉陽西討，遣兼僕射行臺、汝陽王暹、司徒高昂等趣上洛。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。

四年正月癸丑，竇泰軍敗自殺。神武軍次蒲津，以冰薄不得赴救，乃班師。高昂攻克上洛。二月乙酉，神武以並、肆、汾、建、晉、東雍、南汾、秦、陝九州霜旱，人饑流散，請所在開倉振給。六月壬申，神武如天池，獲瑞石，隱起成文曰「六王三川」。十一月壬辰，神武西討，自蒲津濟，眾二十萬。周文軍於沙苑。神武以地厄少卻，西人鼓噪而進。軍大亂，棄器甲十有八萬。神武跨橐駝，候船以歸。

元象元年三月辛酉，神武固請解丞相，魏帝許之。四月庚寅，神武朝於鄴。壬辰，還晉陽。請開酒禁，並振恤宿衛武官。七月壬午，行臺侯景、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。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。大都督庫狄幹帥諸將前驅，神武總眾繼進。八月辛卯，戰於河陰，大破西魏軍，俘獲數萬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宗顯死之。西師之敗，獨孤信先入關，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，遂燒營以遁。神武遣兵追奔至崤，不及而還。初，神武知西師來侵，自晉陽率眾馳赴。至孟津，未濟，而軍有勝負。既而神武渡河，子彥亦棄城走。神武遂毀金墉而還。十一月庚午，神武朝於京師。十二月壬辰，還

晉陽。

興和元年七月丁丑，魏帝進神武為相國、錄尚書事。固讓，乃止。十一月乙丑，神武以新宮成，朝於鄴。魏帝與神武宴射，神武降階下稱賀。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，詔不許。十二月戊戌，神武還晉陽。

二年十二月，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，神武帥眾迎之，出武州塞，不見。大獵而還。

三年五月，神武巡北境，使使與蠕蠕通和。

四年五月辛巳，神武朝於鄴。請令百官，每月面敷政事。明揚仄陋，納諫屏邪。親理獄訟，褒黜勤怠。牧守有愆，節級相坐。椒掖之內，進禦以序。後園鷹犬，悉皆棄之。六月甲辰，神武還晉陽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，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。欲以致敵，西師不敢出。十一月癸未，神武以大雪，士卒多死，乃班師。

武定元年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。三月壬辰，周文率眾援高慎，圍河橋南城。戊申，神武大敗之於芒山，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，俘斬六萬計。是時，軍士有盜殺驢者，軍令應死。神武弗殺，將至并州決之。明日，復戰，奔西軍，告神武所在，西師盡銳來攻。眾潰，神武失馬，赫連陽順下馬，以授神武，與蒼頭馮文洛扶上，俱走。從者步騎六七人。追騎至，親信都督尉興慶曰：「王去矣，興慶腰邊百箭，足殺百人。」神武勉之曰：「事濟，以爾為懷州，若死，則用爾子。」興慶曰：「兒小，願用兄。」許之。興慶鬥，矢盡而死。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，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。勝槊將中神武，段孝先橫射勝馬殪，遂免。豫、洛二州平，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，至恒農而還。七月，神武貽周文書，責以殺孝武之罪。八月辛未，魏帝詔神武為相國、錄尚書事、大行臺，余如故。固辭，乃止。是月，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，西自馬陵戍，東至土隥，四十日罷。十二月己卯，神武朝於京師。庚辰，還晉陽。

二年三月癸巳，神武巡行冀、定二州，因朝京師。以冬春亢旱，請蠲縣責，振窮乏，宥死罪以下。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。四月丙辰，神武還晉陽。十一月，神武討山胡，破平之。俘獲一萬餘戶，分配諸州。

三年正月甲午，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、開府司馬任胄、都督鄭仲禮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，因十五日夜打蕤，懷刃而入。其黨薛季孝以告，

並伏誅。丁未，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，以處配口。三月乙未，神武朝鄴。丙午，還晉陽。十月丁卯，神武上言，幽、安、定三州北接奚、蠕蠕，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。躬自臨履，莫不嚴固。乙未，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，配以人間寡婦。

四年八月癸巳，神武將西伐，自鄴會兵於晉陽。殿中將軍曹魏祖曰：「不可，今八月西方王，以死氣逆生氣，為客不利，主人則可。兵果行，傷大將。」神武不從。自東西魏構兵，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鬥。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，黑者西魏戎衣色，人間以此候勝負。是時黃螳盡死。九月，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，不敢應。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。城中出鐵面。神武使兀盜射之，每中其目。用李業興孤虛術，萃其北。北，天險也。乃起土山，鑿十道，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，以攻之。城中無水，汲於汾。神武使移汾，一夜而畢。孝寬奪據土山。頓軍五旬，城不拔，死者七萬人，聚為一冢。有星墜於神武營，眾驢並鳴，士皆懾懼。神武有疾。十一月庚子，輿疾班師。庚戌，遣太原公洋鎮鄴。辛亥，征世子澄至晉陽。有惡鳥集於亭樹，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。己卯，神武以無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。魏帝優詔許焉。是時，西魏言神武中弩。神武聞之，乃勉坐見諸貴。使斛律金敕勒歌，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侯景素輕世子，嘗謂司馬子如曰：「王在，吾不敢有異。王無，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。」子如掩其口。至是，世子為神武書，召景。景先與神武約，得書，書背微點，乃來。書至，無點，景不至。又聞神武疾，遂擁兵自固。神武謂世子曰：「我雖疾，爾面更有餘憂色，何也？」世子未對。又問曰：「豈非憂侯景叛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神武曰：「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飛揚跋扈志。顧我能養，豈為汝駕御也。今四方未定，勿遽發哀。庫狄幹鮮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並性遒直，終不負汝。可朱渾道元、劉豐生遠來投我，必無異心。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，潘相樂今本作道人，心和厚，汝兄弟當得其力。韓軌少戇，宜寬借之。彭相樂心腹難得，宜防護之。少堪敵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紹宗。我故不貴之，留以與汝，宜深加殊禮，委以經略。」

五年正月朔，日蝕。神武曰：「日蝕其為我邪？死亦何恨。」丙午，陳啟於魏帝。是日，崩於晉陽，時年五十二。秘不發喪。六月壬午，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。制緦衰，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、東平王蒼故事。贈假黃鉞、使持節、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齊王璽紱、輬車、黃屋左纛、前後羽葆鼓吹、輕車介士，兼備九錫殊禮。謚獻武王。八月甲申，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，魏帝臨送於紫陽。天保初，追崇為獻武帝。廟號太祖，陵曰義平。天統元年，改謚神武皇帝，廟號高祖。

神武性深密高岸，終日儼然，人不能測，機權之際，變化若神。至於軍國大略，獨運懷抱，文武將吏，罕有預之。經馭軍眾，法令嚴肅，臨敵制勝，策出無方。聽斷昭察，不可欺犯，知人好士，全護勛舊。性周給，每有文教，常殷勤款悉。指事論心，不尚綺靡，擢人授任，在於得才。苟其所堪，乃至拔於廝養，有虛聲無實者，稀見任用。諸將出討，奉行方略，罔不克捷，違失指畫，多致奔亡。雅尚儉素，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。少能劇飲，自當大任，不過三爵。居家如官，仁恕愛士。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，魯郡韓毅以工書顯，咸以謀逆見禽，並蒙恩置之第館，教授諸子。其文武之士，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。故遐邇歸心，皆思效力。至南和梁國，北懷蠕蠕，吐谷渾、阿至羅咸所招納，獲其力用，規略遠矣。

世宗文襄帝

世宗文襄皇帝諱澄，字子惠，神武長子也。母曰婁太后。生而岐嶷，神武異之。魏中興元年，立為勃海王世子。就杜詢講學，敏悟過人，詢甚嘆服。二年，加侍中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。時年十二，神情俊爽，便若成人。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，辨析無不中理。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。天平元年，加使持節、尚書令、大行臺、并州刺史。三年，入輔朝政，加領軍左右、京畿大都督。時人雖聞器識，猶以少年期之。而機略嚴明，事無疑滯，於是朝野振肅。元象元年，攝吏部尚書。魏自崔亮以後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。文襄乃厘改前式，銓擢唯在得人，又沙汰尚書郎，妙選人地以充之。至於才名之士，咸被薦擢，假有未居顯位者，皆致之門下，以為賓客。每山園遊宴，必見招攜，執射賦詩，各盡其所長，以為娛適。興和二年，加大將軍，領中書監，仍攝吏部尚書。自正光已後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群官，廉潔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，糾劾權豪，無所縱舍。於是風俗更始，私枉路絕，乃榜於街衢，具論經國政術，仍開直言之路，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，皆優容之。

武定四年十一月，神武西討，不豫，班師。文襄馳赴軍所，侍衛還晉陽。五年正月丙午，神武崩，秘不發喪。辛亥，司徒侯景據河南反，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。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廣州刺史暴顯等。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。四月壬申，文襄朝於鄴。六月己巳，韓軌等自潁州班師。丁丑，文襄還晉陽，乃發喪，告喻文武，陳神武遺誌。七月戊戌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、大行臺、勃海王。文襄啟辭位，願停王爵。壬寅，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，遣中使敦喻。八月戊辰，文襄啟申神武遺令，請減國邑，分封將督各有差。辛未，朝於鄴，固辭丞相。魏帝詔曰：「既朝野攸憑，安危所系，不得令遂本懷，須有權奪。可復前大

將軍，余如故。」壬辰，尚書祠部郎中元瑾、梁降人苟濟、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、華山王大器、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，事發伏誅。九月己亥，文襄請舊勛灼然未蒙齒錄者，悉求旌賞。朝士名行有聞，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，準其本秩。授以州郡，不得蒞事，聽廕子孫。自天平元年以來，遇事亡官者，聽復本資。豪貴之家，不得占護山澤。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，並令禁斷。從太昌元年以來，將帥有殊功異效者，其子弟年十歲以上，請聽依第出身。其兵士從征，身殞陣場者，蠲其家租課。若有藏器避世者，以禮招致，隨才擢敘。罷營構之官。在朝百司，怠惰不勤，有所曠廢者，免所居官。若清幹克濟，皎然可知者，即宜超敘，不拘常式。辛丑，文襄還晉陽。

武定六年正月己未，文襄朝於鄴。二月己卯，梁遣使慰文襄，並請通和。文襄許其和而不答書。侯景之叛也，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，諸州刺史、守、令、佐史多被詿誤。景破後，悉被禽獲，尚書咸處極刑，文襄並請減降，於是斬長宣，其餘並從寬宥。三月戊申，文襄請朝臣及牧、守、令、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，務在得才，不拘職素。其稱事六品、散官五品以上，朝廷所悉，不在舉限。其稱事七品、散官六品以下，並及州、郡、縣雜白身，不限在官、解職，並任舉之，隨才進擢。辛亥，文襄南臨黎陽，濟於武牢。自洛陽，從太行而反晉陽。於路遣書朝士，以相戒厲。於是朝野承風，莫不震肅。六月，文襄巡北邊城戍，振賜各有差。七月乙卯，文襄朝於鄴。八月庚寅，還晉陽。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嶽、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。先是，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，至是，凡所獲二十三州。

七年四月甲辰，魏帝進文襄位相國，封齊王，綠綟綬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食冀州之勃海、長樂、安德、武邑、瀛州之河間五郡，邑十五萬戶，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錄尚書、大行臺並如故。丁未，文襄入朝，固讓，魏帝不許。五月戊寅，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。六月丙申，克潁川，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，以忠於所事，釋而待之。七月，文襄朝於鄴，請魏帝立皇太子，復辭爵位殊禮，未報。

八月辛卯，遇盜而崩。初，梁將蘭欽子京見虜，文襄以配廚。欽求贖之，不許。京再訴，文襄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，曰：「更訴，當殺汝。」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。時文襄將受魏禪，與陳元康、崔季舒屏左右謀於北城東柏堂。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，變不一月。時京將進食，文襄卻之，謂人曰：「昨夜夢此奴斫我。」又曰：「急殺卻。」京聞之，置刀於盤下，冒言進食。文襄見之，怒曰：「我未索食，何遽來？」京揮刀曰：「將殺汝！」文襄自投，傷足，入床下。賊黨至，去床，因見弒，時年二十九。秘不發喪。明年正月辛酉，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，詔贈物八萬段，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、東平

王蒼故事，贈假黃鉞、使持節、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齊王璽紱，嶲錄車、黃屋左纛、後部羽葆鼓吹、輕車介士，備九錫禮，謚曰文襄王。二月甲申，葬於義平陵之北。天保初，追尊曰文襄皇帝，廟號世宗，陵曰峻成。

文襄美姿容，善言笑，談謔之際，從容弘雅。性聰警，多籌策，當朝作相，聽斷如流。愛士好賢，待之以禮，有神武之風焉。然少壯氣猛，嚴峻刑法。高慎西叛，侯景南翻，非直本懷狼戾，兼亦有懼威略。情欲奢淫，動乖制度，嘗於宮西造宅，墻院高廣，聽事宏壯，亞太極殿。神武入朝，責之，乃止。

論

論曰：昔魏氏失馭，中原蕩析，齊神武爰從晉部，大號冀方，屢戰而翦凶徒，一麾以清京洛，尊主匡國，功濟天下。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，歷數既盡，適所以速關、河之分焉。文襄嗣膺霸道，威略昭著，內除奸逆，外拓淮夷，擯斥貪殘，存情人物。而志在峻法，急於禦下，於前王之德，有所未同。蓋天意人心，好生惡殺，雖吉凶報應，未皆影響。總而論之，積善多慶。然文襄之禍生所忽，蓋有由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